

壹、問題說明

一、知識解放理念的路線爭議

「知識解放」、「催生公民社會」是臺灣社區大學運動自始秉持的基本理念，至今仍是思索社區大學運動可能性的基本軸線。社區大學運動的提倡人黃武雄在〈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〉一文中表示，「在社區大學，從事知識解放的意義在於白話知識，把知識重新定位，還給它本來面目，讓人……更真實的認識自己，認識世界，認識自己與世界之間的紐帶關係」（黃武雄，2003：111-112）。後又進一步指出，「重建人屬於自己的世界觀，進行社會內在反省，從而為公民社會鋪路，是社區大學的核心任務」（黃武雄，2003：456）。

社區大學運動另一位重要的推動者林孝信，則在〈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〉一文中強調，知識雖然造福人群，但同時也是維護既有社會體制的工具。當知識由少數菁英掌控，形成維繫不平等社會體系的保守力量，「『知識』辯證地從造福人類異化為控制人類的對立物」（林孝信，2000：5）。林孝信進一步表示，知識解放乃是「把知識從象牙塔中解放出來，成為社會上人人都可理解與享受，並且讓知識不僅用來充實個人、發展潛能，而且成為社會改造的工具」（林孝信，2000：10）。

黃泰山將黃、林二人的知識解放觀，詮釋為兩條路線之爭。他認為黃武雄的知識解放觀強調的是主體性，而林孝信的知識解放觀則強調階級自覺。黃泰山（2002：23）認為這兩種觀點有明顯的差異，前者傾向於「知識之所以成為束縛，是因為在理性化過程中，知識被套裝化、科層化或工具化，因此，知識解放只要重構一個知識解構過程，讓其恢復本來的面貌即可，不必重新生產一套新的，有別於現代知識的知識」之主張。但後者的觀點則可導出「主流知識基本上不能成為弱勢者自覺的工具，也無法成為人民改變命運

的武器，因此，『知識解放』便必須負起發展另類被壓迫者的解放知識」。

黃泰山對兩條路線的區別，主要在於將知識區分為「維護既得利益的知識」和「批判主流價值，解構主流意識、知識的解放知識」（黃泰山，2002：25）。這種二分法令人聯想起Habermas（1971）在《知識與人類趣向》一書中，依據不同的人類趣向（human interest），將知識三分為：技術趣向——經驗與分析知識、實踐趣向——歷史與解釋知識，以及解放趣向——反省與批判知識。但由於這套知識論方案帶有濃厚的先驗哲學意涵，¹ Habermas（1987, 1989）轉向語言學，改從普遍語用學為社會批判理論奠基，並發展出以溝通理性概念為基礎的溝通行動理論，希望藉此能重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，以對抗體系向生活世界不斷施加的工具化壓力。

黃泰山也談到了Habermas的溝通理性概念，認為黃武雄主張的經驗知識應以「溝通理性」的角度來解讀，並將黃武雄用以刻畫經驗知識的三個原則：（一）問題中心，（二）經驗穿透，（三）回歸根本問題，視為是一種溝通情境的重塑，其目的在於安排「一個知識重構的過程，讓知識不再切割主體，價值的反省不再被排除，工具理性服從於反省的價值理性」（黃泰山，2002：21）。黃泰山雖然同意黃武雄由經驗知識概念引申出來的「經驗衝撞」概念，做為教學與學習的原則，並強調忽略學習者的主體性，將使強調階級自覺的知識解放有落入教條的危險；但他也批評黃武雄的知識解放觀忽視社會主流價值的束縛性，忽略了知識的社會權力性質，並質疑「階級、性別、族群等社會壓迫的問題，不知要如何置入黃武雄的論述架構裡」（黃泰山，2002：25）。因此他在最後的結語表示，「缺乏批判自覺的經驗衝撞，可能只是在強化彼此的結構束縛。就這層意義而言，（黃武雄的）『經驗衝撞』還應強調林孝信所說的『自覺』」（黃泰山，2002：28）。

總結而言，黃泰山一則批評「經驗知識」概念不足以說明知識解放之方向，同時主張某種類型的知識是知識解放必要的。該文並未詳細論述這種類

¹ 即先驗的假定人類有三類根本的趣向。